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集編卷一至五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陳炤

孟子集編卷一

朱子集注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注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

之事故知春秋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

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

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揚子雲曰古

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

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案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顔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

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顔子便渾厚不同顔子去聖人只豪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晶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隠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説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集編卷一

宋　真德秀　撰

梁惠王章句下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

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饜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弒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弒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有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弒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

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而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循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豪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

○或問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曰然則其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子謂仁義未嘗不利

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為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然無一物之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者正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是為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是為言則人之為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害至矣此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

〇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非是就在外之事說看甚麼事來這裏面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

〇問心之德愛之理俱以體言心之制事之宜俱以用言否曰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却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知程子言處物為義者在心而非外也

〇事之宜

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所謂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要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通商量第二著纔說義乃所以為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是心便傾邪向那邊去故孟子云云董仲舒亦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孟子七篇以仁義為首此造端託始之深意也伊川有曰孔子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可謂有功於聖門矣○又曰孟子初見梁惠王惠王首以利國為問蓋自春秋至於戰國先王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孟子將以攻其邪心故直告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本心之全德義者當然之正理為國者當躬行仁義於上不可以利為心若王欲自利其國則大夫亦欲利其家士庶人亦欲利其身上下爭相求利國安得不危蓋以仁義為本是導民於理也以利為尚是導民於欲也理

明則尊卑上下之分定不然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非盡攘上之所有不已也於是簒弑之事興其害有不勝計者吁可畏哉故重言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大學末章論天下之平曰國以義為利而不以利為利推言求利之弊至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未如之何也矣○衍義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

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户角反於音鳥○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

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

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塡音田○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

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罟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

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勑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

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莩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恵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

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覩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梃杖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問而王答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

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為去聲○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

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擄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

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彼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可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

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孰能一之王問也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甘也孰能與之王復問也與猶歸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

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来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彊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曰德何如則可

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護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齕音核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胡齕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

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于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

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

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

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

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

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涖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涖臨也若如此也所為

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合集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

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强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同意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

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禮義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

後皆放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養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

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或問仁術字當何訓曰術猶方便也又曰術字本非不好底只緣後人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須著有箇巧底道理始得○以羊易之是用術處有此術則自家仁心方得流行○南軒曰保民云者若保赤子之保也宣王自視歉然懼力之不足而不知保民之道雖甚大其端則不遠患不能體察擴充之耳故孟子引見牛之事以告使知不忍之心已實有之反而推之也宣王坐堂上牽牛過堂下而不忍之心形於此蓋不出於計較作為而其端因物發見也曰是心足以王矣言不忍之心王所固有是足以王也○方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而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

也然即夫愛物之端可以知夫仁民之理素具反而循其不忍之實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由一本而推之也文王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以加諸彼而已蓋無非此心之所存也聖人雖無事乎推然其自身以及家自家以及國亦固有序矣推恩足以保四海者愛無所不被也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忘其所以為愛之理也○夫行王政者其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其以生民困苦為己任行吾之所當為而天下歸心焉耳夫欲辟土地朝秦楚自世俗之務功名者言之則以為有志而自聖賢觀之則特出於忮求矜伐之私耳宣王惟汲汲於濟其私故顛沛錯亂非惟不能無濟而禍患從之蹈乎欲者固危殆之道也若由孟子所言以發政施仁為事則是為天理之所存可大之業自爾馴致此天理人欲之分也

孟子集編卷一

孟子集編卷二

宋 真德秀 撰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慚

其好之不正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臣請爲王言樂爲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

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

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弦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

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蓄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芻草也蕘薪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

乎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是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鈎○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計較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

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遍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逐保一國之規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荅也以荅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

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横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

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義理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南軒曰勇有大小血氣之勇勇之小者也理義之勇勇之大者也以血氣為勇則其勇不出於血氣之內勢力可勝也利害可詘也理義之勇不以血氣勢力無所加利害無所詘也故曰王請無好小勇欲其擴於義理也夫聖人非無怒也其動不以血氣而以理可怒在彼而理在此聖人何加毫末乎以文武之事觀之則可見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

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樂恤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

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狩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睊古縣反○令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

也譏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泝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説音悦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景公之本志不過為遊觀計耳而晏子乃廸之以古諠勑之以省民且深陳流連荒亡之戒可謂格其邪心而引之當道也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然則繼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夫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晏子之於景公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趙高之於二世李林甫之於明皇是也行義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

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廵守廟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廵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

壝○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

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餱音侯槖音托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槖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啟行言往還於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

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来朝走馬避狄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

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荅也其懼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

下各勤其任無隳其職乃安其身○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臣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

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衆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

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謂民之父母○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曰臣弑其君可乎桀紂天子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南軒曰夫仁義

之在天下彼豈能殘賊之哉實自殘賊於厥躬耳為君如此則上焉斷棄天命下焉不有民物謂之一夫不亦宜乎○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舍上聲女音汝○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敎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

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案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

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

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

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縶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以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擄畧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

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鬨鬭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聲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

可僥幸而苟免。○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已而恐也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太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强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

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

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太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太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太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

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現○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集編卷二

孟子集編卷三

宋 真德秀 撰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威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

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蹵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威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

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曰孟子言也願望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顯顯名也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易也○齊宣王既慕威文而公孫丑復慕管晏蓋伯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為日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孟子引曾西之言以折之蓋子路雖不及有為而其所學固聖賢之大學也若管仲之已試則威公專任之四十餘年其所成就不過國富兵强而已此孔門所羞稱者故雖曾西不屑為之況孟子以承三聖自任其肯為之匹乎楊龜山有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以獲禽爾

斯言盡之使孟子當路於齊則必行王者之道其以齊王信猶反手之易也或謂晏子於齊固無功烈之足言若管仲者孔子嘗以如其仁稱之孟子學於孔子者也何其言之異邪曰孔子之稱稱其攘夷狄而尊中夏也孟子所譏譏其舍王道而用伯術也所指固不同矣然孔子雖稱其功而器小之譏不知禮之譏未嘗略也衍義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夫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纔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

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

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當今之時萬乘

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丑蓋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伯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也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

（難也）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朝市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能不動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能不動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

反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黙為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為一物而可守也蓋黙舍皆守氣以養之者然以黙比舍則舍之守為得其要至以舍而比曾子則曾

子所守也得其要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所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

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言雖發於口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求於心則其察日益精矣孟子以知言養氣為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亦義外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然以為不可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公孫丑見

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

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蹶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集義程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又曰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然志動氣多氣動志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集義程子曰內直則其氣浩然養之至則為大人。又曰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又曰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

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

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

子不能集義而欲强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不是把持得定○北宮黝孟施舍所以不動者皆强制於外不是存養之致故又舉曾子之言云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動與動只在方寸之間若仰不愧俯不怍看如何大利害皆不足以易之若有一豪不直則此心便索○告子不動心是硬把定○問氣體之充與下面浩然之氣兩箇氣字大意似同而精微密察處略似有異前面氣字若專主形諸外者而言後面氣字若專主發於内者而言先生曰氣無二義但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謂體之充者泛言之耳然亦非外此而別有浩然之氣也○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古人在車則聞鸞和行則珮玉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為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學者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

便是養氣之道。問遺書曰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外書曰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二說孰是曰此必一日之語學者同聽之而所記有淺深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此言志動氣動又添入一動字了故不若從後說得其本旨蓋曰志專一則固可以動氣而氣專一亦可以動其志也。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浩然之氣清明不足以言之纔說浩然便有箇廣大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来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問浩然之氣即是人所受於天地之正氣否先生曰然又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為浩然之氣若不由義而發則只是血氣養成浩然之氣則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天下莫強於道義當然是義總名是道以道義為主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始勇敢果決以進如君有過臣諫之是

義也然有冒死而不顧者便是有浩然之氣去助此義如合說此話却恧縮不敢言便是氣餒便是欿然之氣○問合而有助助字之訓如何先生曰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貼起來便自張主無所不達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李復滿水集有一段說浩然之氣只是要仰不愧俯不怍便自然無怯懼其言雖粗却盡此章之意○又曰浩然之氣孔子有兩句說盡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所謂以直養而無害乃自反而縮之意○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俯仰不愧便是浩然之氣只將自家心體看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所以上蔡說於心得其正時識取伊川將至大至剛以直與坤卦直方大同說不必如此且只將孟子自看便見孟子說得粗易却說得細○至大至剛者乃氣之本體如此但人不能養之而反害之故其大者小剛者弱耳○如志動氣是源頭濁下流亦濁氣動志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至大至剛以直趙臺卿亦如此解直養

之說伊川爐其以一物養一物故欲從趙注舊亦用之後來反復推究却是至大至剛作一句以直養而無害作一句者為得孟子之意蓋聖賢立言首尾必相應如云自反而縮便有直養意思李端伯所記明道語未必不親切但伊川又自主張得別故有此議論今欲從明道之說○集義是歲月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已有○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地乃其效也○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雖金石不能遏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云云○古人臨之以死生禍福而不變敢去罵賊敢去殉國是他養得這氣大了故無所懼○人之氣當於平時存養有素故遇事之際以氣助其道義而行之若於氣上存養有所不足遇事之際便有十分道理亦畏怯而不敢為如朝廷欲去一小人我道理既直有甚怕他不敢動著知其為小人而不敢去只是這氣衰其氣如

此便是合下無工夫。氣只是一箇氣但從理義中出来者即浩然之氣從血肉身中出来者即為血氣之氣耳。道則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謂以處此理者也。世有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為無氣耳譬如利物可以斬割須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力利物何為。孟子許多論氣處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或問集義曰只是無事不求箇是而已。集義只是件件事要合宜自然積得多。有人不因集義合下来便恁地剛勇如何曰此是粗氣便是北宮黝孟施舍之勇底亦終有餒時。問一之省浩然之氣處如何曰見集義意思是要得安穩如講究書中道理便也要見得安穩曰此又是窮理不是集義集義是行底工夫窮理是做知言工夫能窮理然後能知言。配義與道者大抵以坤配乾必以乾為主以妻配夫必以夫為主以氣配道義必竟以道義為主而氣隨之是氣常隨著道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却以鳶飛魚躍言之此莫是

順天理自然之意否曰孟子之說只是養氣上說程子說得又高須是看孟子了又看程說便見得孟子只說勿忘勿助長程先生之言於其中自有一箇自然底氣象○或問必有事焉而勿正曰正是等待之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今日等不見明日又等明日又等不見等來等去便却去助長○侯師聖說而勿正心伊川舉禪語為說曰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是如何言須擬之而後言行須擬之而後動方可中節不成不擬不議只恁地去此語似禪某不敢取○有事有事於集義也勿正謂勿預期等待他聽其自充也○集義如藥頭必有事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如製度○必有事焉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集義中小節不要等待不要催促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

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彼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荅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辟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親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集注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李貫之曰愚謂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未有不

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二者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為先孔子不惑亦不疑之謂不惑則自不動矣。又程子曰天人一也浩然之氣即吾氣也集注曰至大云云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體段本如此李貫之謂程子又嘗云氣有不善性則無不善今諸先生之說止言人之稟氣莫非天地之正氣而不復言夫昏明強弱之不齊豈其說猶有未備邪黃勉齋荅以為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形而後有氣質之性然天地之性亦未嘗不存孟子言養性於氣質之中養天地之性孟子言養氣於氣質之中養天地之氣孟子言養吾浩然之氣則是本來完足其曰集義所生亦猶火始然泉始達擴而充之耳非昔也悪而今也善昔也無而今也有云云公晦荅則謂孟子言性止謂天地之性而不及氣質之性孟子言氣止謂天地之氣而不及氣質之氣蓋極本窮源之論也自本原而論之性無有不善氣無有不正能明乎是能養乎是而又力行以求至乎是則吾性

即天地之性而氣質之性有不善者亦化而為善矣吾
氣即天地之氣而氣質之氣雖未正者亦轉而為正矣
此孟子之本指也。又貫之問石曼卿詩云云公晦荅
謂此與濂溪窻前草不除云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者非程
子體道之深不能及此極可玩也又程子曰敬以直内
便有浩然之氣張子曰惟直内則浩然之氣當處生李
貫之疑其太快以為欠却集義工夫公晦荅曰程張二
說皆未及集義然苟能一日用力於此則心廣體胖氣
象自別試自驗之可見但孟子之意却主集義而言耳
前一事合義亦當處便生如此積累以至於成集字可
細味也貫之又疑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
識取人於朝夕之間豈無心得其正之時然使其未有
集義之功則充塞天地之氣象豈可想像而識公晦荅
曰謝氏云云非謂衆人昏荒放肆之中為能識而得之
也學者自存其心一旦靜定義理昭著從此體認見得
分明遂持養而充廣之則盛大流行之體可馴致矣以

上數條頗有發明今附此○程子曰詖辭偏蔽淫辭陷溺邪辭信其說至於耽惑遁辭生於不正窮著便遁此四者楊墨皆有○愚案此亦闢異端之辭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

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荅之辭以告之也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曰姑舍是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

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南軒曰公孫丑舉伯夷伊尹以問孟子謂其道不同云云二子所為若是蓋其氣稟所明者在是終身從事乎此而有以極其至也至於孔子則天也可仕可

止可久可速非謂度其可而為之也蓋無不當其可也伯夷伊尹就其所至而成聖者故皆以古聖人稱之然吾於伯夷伊尹雖未能及而所願則學孔子耳蓋二子雖聖於清聖於任然其所循而入者終未免乎有毫髮之偏從而學焉則其偏將愈甚譬如射者必志於正鵠舍正鵠而他求則其差將不可勝言者矣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本根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

曰敢問其所以異

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汙音

蛙好去聲。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夫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又問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荅問說者便是仁何也朱子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文義今未暇詳說但至孔門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到親切處耳夫子之所以賢於堯舜亦其一端也○史記曰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又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蘇氏古史曰太史公云云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叛逆弑君父也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常之亂本與闞止爭闞止亦子我也田常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

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常之亂常既殺闞止殺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必不然矣又李斯曰田常陰取齊國殺宰我於庭因殺簡公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常之仇為齊攻田常者非與常作亂矣要知闞止亦曰子我故戰國諸子誤以為宰我皆不足信也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麒麟毛虫之長鳳凰羽虫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潜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以力假仁力與仁二以德行仁德便是仁○南軒曰以德行仁至誠惻怛本於其心而形於事為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也○先儒謂自古之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也蓋王霸之辨曰德與力而已力者國富兵強之謂初無心於為仁而借其名以集事也德者躬行心得之謂其仁素具於中而推之以及物也霸者以力故必大國乃能為之王者以德不以力何待於大乎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此天理人欲之分而王霸之所以異也夫孔子以匹夫不得位而七十子終身從之是孰使之然哉所謂心悅而誠服也王者之服人亦猶是也○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

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此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南軒曰仁者非有意於榮仁者固榮也在身則心和而氣平德性尊而暴慢遠在家則父子親而兄弟睦夫婦義長幼序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無往而不榮也若夫不仁之人咈理而徇欲一身將不能以自保而況於其他乎夫人之情孰不惟辱之惡而自處於不仁則以不仁蔽之而昧夫榮辱之幾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詩云迨天

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户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民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結上文之意）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

皆悅而願為之氓矣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出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

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内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内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

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

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支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

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案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五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天地生人物須是和氣方生人自和氣中出所以有不忍人之心○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只是滿這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觸著便是這箇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玉山講義天之生物各賦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無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得之却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自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溫

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辭讓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淆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

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是仁之著智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中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正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横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四端說曰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終備言之者蓋孔子之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之時異說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

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為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蓋四端之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如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之理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燦然有條若此蓋是理可驗乃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見其枝葉而知其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所以有是端於外必知

有是理在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見得他界限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一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者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者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各有四時而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之有四而立者有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收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始

終之義焉且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智但分別其為是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義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成始猶元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問仁兼四端意思曰上蔡見明道舉史書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道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惻隱惟是有惻隱方會動動了始有羞惡有恭敬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天地生生之理這些意思未嘗止息○惻隱之心首末皆惻隱三者則首是惻隱末是羞惡辭讓是非○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四端之善則可以見性之善如見水之清則知其源頭必清

矣四端情也性即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着只得將發動處看程子曰因其惻隱知其有仁說得最分明親切也不道惻隱便是仁也不道舍了惻隱別有一箇仁譬如草木因萌芽知得下面有根也不道萌芽便是根又不道舍了萌芽別取一箇根。說仁義便如陰陽說四端便如四時說四端八字便如八節。問心中湛然清明與天地相流通此是仁否先生云湛然清明時是仁義禮智統會處今人說仁都把做空洞底看却不知當此時仁義禮智之苗脉已在裏許只是未發動又有箇親愛底事來便發出惻隱之心有箇可厭惡事來便發羞惡之心禮智亦然。四端固是良心苟不加存養發不中節便是私心。或問未發之際不知如何曰未發之際便是中便是敬以直內便是心之本體又問未發之際欲加識別使四者各有着落如何曰如何識別只存得這道理在這裏便恁地涵養將去既熟則

其發見自不差。又曰未發之時此心之體寂然不動無可分別只得混沌養將去若必欲求其所謂四者之端則既思便是已發矣。問仁何以能包四者曰人只是這一箇心就這裏面分為四者且以惻隱論之本只是這惻隱底心遇當辭遜則為辭遜不安處便為羞惡分別處便為是非若無一箇動底醒底在裏面便也不知羞惡不知是非譬如天地只是一箇春氣是發生之心春氣長得過便是夏收斂便是秋消縮盡便為冬明年又從春處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問四端之端集注以為端緒或問端乃尾如何曰以體用言之有體而後有用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終始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故亦可以端緒言之二說各有所指自不相礙。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乃安社稷之功。四者皆我所固有其初發也豪毛如也及推廣將去充滿其量則廣大無窮。

問人心陷溺之久四端蔽於利欲之私初用工亦未免間斷曰固是然義理之心纔勝則利欲之念便消如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勝則貪冒無恥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昏謬之意自消。孟子言四端處極好思量玩味只反身而自驗其明昧深淺如何。朱子四端之說蓋先儒所未發至論不忍人之心則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至哉言矣蓋天地造物無他作為惟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周流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之生既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為至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然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故不能達之於用惟聖人全體本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餘矣孟子恐人未能自信也故指發見之真

切者以覺悟之夫孺子未有所知而將入於井乍見之者無問賢愚皆有惻怛傷痛之心方其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納交非欲以此干譽又非以避不仁之名也倉卒之間無安排無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賊形為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然所謂無有豈其固然哉私欲蔽塞而失其真耳孟子始言惻隱之心至此則兼羞惡辭遜是非而言者蓋仁為衆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則三者亦何有哉夫四肢人所必有四端亦然而昧者不察自謂不能是賊其身又謂吾君不能是賊其君賊猶賊仁賊義之賊言為禍害之深也然仁義禮智其分量甚大而端緒甚微苟不推廣其端則何以充滿其量必也因其發見之微隨加展拓使人欲無所障礙而天理得以流行猶始然之火引之而煌煌始達之泉疏之而浩浩仁義禮智庶幾充滿其本然之量而不可勝用矣苟惟不然天理方萌人欲隨窒是乍然者遽息而方達者隨堙欲愈蔽而

端愈微雖有不忍人之心必無不忍人之政矣夫四端在人一也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則不足以事父母是以帝王之治光宅天下至冒海隅而後之人主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悅其親之心或以邇聲色信讒邪而至於黜其配殺其子同此四端也充與不充而已耳出衍義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

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仁者吾所自有苟欲為之誰能止之者乃甘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字常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不智斯不仁矣出行義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如為仁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

而已矣中去聲○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南軒曰矢人與函人巫與匠俱人也而其所欲之異者以其操術然也故夫人自處於不仁為忌忮為殘忍至於嗜殺人而不顧者夫豈獨異於人哉惟其所處向在乎人欲之中安習滋長以至於此其性本同而其習胥壞之異可不畏與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禹聞善言則拜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己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

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

俟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迭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隘狭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南軒曰不屑就謂不輕就也然而伯夷非不就也特不輕就耳下惠非不去也特不輕去耳伯夷聞文王作則興曰盍歸乎來下

惠為士師蓋嘗三黜是則伯夷果長往而不來者乎下惠果茍容而尸位者乎此其就清和中處之而盡其道然而於是二端終有所未化故其意味有所偏重而未免於流弊也故夫思與鄉人處其衣冠不正望望然去若將浼焉此其流弊得無有入於隘者乎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而不以為浼此其流弊得無有入於不恭者乎其端豪釐之間從而由之則其弊有甚者矣故其所為隘與不恭者君子所不由而所願則學孔子也

孟子集編卷三

孟子集編卷四

宋 真德秀 撰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安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

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限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言曰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

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病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

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孟子是時在賓師之位故其君有就見之禮宣王託疾而要其朝敬賢之心不篤故孟子亦託

疾而不往也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爲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者乃敬之大者也僕隷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齊人之敬君以貌孟子之敬君以心故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行義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

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簟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故湯之於伊

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

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贐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無遠行戒心

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南軒曰凡人所以遲回於辭受之際者以為外物所動故也蓋於其所不當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若於所當受而不受是亦為物所動而已矣何則以其蔽於理而見物之大也若夫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而外物何有乎故以舜受堯之天下而不為泰亦曰義當然耳若於義也無居則簞食豆羹不可取也簞食豆羹之與天下其大小固有間矣物則有大小而義之所在則一也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

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諷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

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耶○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蚳音遲鼃鼃烏花反為去聲○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致猶還也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以官為守者言

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南軒曰所居之時雖同而所處之地有異則其進退語默各有攸當不可得而齊也蚳鼃之在靈丘其職未可以言也而請士師庶幾乎欲有補於君也士師掌國之刑罰而立於朝王有失德朝有闕政士師所當言也故孟子以數月為淹久而欲其言蚳鼃於是諫於王言不用而去之庶幾得為臣之義矣齊人以為孟子所以為蚳鼃者固善而孟子久於齊曷不諫乎若諫而不聽曷不遂去之乎蓋齊人未知義之所在也夫有官守者其守在官不得其職則當去有言責者其責在言不得其言可不去乎若孟子則異乎此矣居賓師之位無官守言責之拘故得以從容不迫陳善閉邪以俟其改故曰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言可以徐處乎進退之宜也然卒致為臣而歸何也蓋其誠意備至啓告曲盡而王終莫之悟也則有不得已焉者

而三宿出晝猶望之改之亦可謂從容矣蓋進退久速無非義之所存也○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

顧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椁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侵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必二反恔音效○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

親也○又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曰禮義由賢者出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今案子思必誠必信以下數章及孟子此章之所指則聖賢之於其親心無不盡而其禮則以貧富有無為則學者觀此知所取法矣○案司馬氏論葬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其吉凶耳非若今陰陽家相其山岡風水也國子高曰葬者藏也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明無地不可葬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蓋舉其中制而言之案春秋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壬午日下昃乃葬何嘗擇年月日時也葬於北方北首何嘗擇地也今世俗信葬師之説以為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

天盡係於此議論紛紜不決至有終身不葬累世不葬者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為子孫者豈忍暴露其親而自求利耶悖禮傷義無過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為人所掘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擇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擇必數處者以備卜之不吉故也或曰世人久未葬者非盡以陰陽拘忌之故亦以貧故也予曰孔子有云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之謂禮及子游問喪具孔子云云昔廉范千里負喪郭平原自賣營墓豈獨豐富然後葬哉在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寢苫枕塊蓋閔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奈何舍之出仕食稻衣錦不知其何以為心哉而程子則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其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可不謹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

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犂所及。木謂五患者溝渠道路僻村路遠井窑合二先生之言觀之以安親為心則地不可以不擇其擇也不可以太拘擇焉而不至於太拘則葬不患其不時矣然世人多遷延不葬者以昆若弟各懷自利之心而野師俗巫又從而誑惑之甚至徧納其賂而紿之以私己愚而無知者安受其欺而弗悟也夫某山強則某支富某山弱則某支貧非惟義理所不當問雖近世陰陽家書亦有深排其說者惟野師俗巫則張皇煽惑以為取利之資擇地者必破此謬說而後無太拘之患為人子者所當深察也。南史何子平以兵飢未葬其母者八年晝夜號泣常如袒括之日書在小學書當攷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

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擄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

畔周公討而誅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

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人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美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攷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

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餽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壟。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

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南軒曰孟子以為不用已則已矣而又欲養子弟以卿之祿則言王之處已也以利而非為道之故吾之受之亦利之而已苟以利則何異於龍斷之夫乎人孰不欲富貴此言人情之常也謂賢者獨不欲則豈人情哉聖賢固欲道之行也而動必以義義所不安則處貧賤而終身可也其可以利誘乎嗟夫義利之幾君子之所深謹而去就之所由分也後世為人臣者不明斯義故為之君者謂利祿果可以得士而士之所以求於我者亦不過乎此於是而有輕士自驕之心正猶征商之徒因龍斷之夫而立耳夫惟君子守義而不苟利所以明為人臣之義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有

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為去聲下同隱於靳反○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礼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

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南軒曰孟子與子思之所以自處者其道一也○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

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改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

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南軒曰詳味孟子荅高子之辭何其溫厚而不迫也云云歷考宣王之為人猶為不敢自恃者故其不能領孟子之意也則曰吾惛不能進於是閒以好樂則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好貨好勇好色自以為疾言之而不諱故孟子有望以為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將天下之民舉安蓋其安天下之道已素定乎胸中施設次第固有條理而其本則在格君心故惓惓有望於王之改之也王一改悟而孟子之道可行齊民可安齊民安則天下之民將舉安矣其序固爾也又曰予日望之孟子非不知道之行否有命而惓惓不已者吉凶與民同患之心也學者所宜反覆詳味之若夫諫而不用則怒悻悻然見於面去則窮日之力則是私意之所發其諫也固無法言之憾而其去也豈復有忠厚之氣哉○

孟子去齊充虞

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此今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臯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吾何為不豫哉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南軒曰充虞蓋亦察孟子顏色之間若有不豫之意而淺心所量遂有不怨天不尤人之問也而不知孟子之心蓋疑王道之久曠憂生民之不被其澤是以若有不豫色然也曰彼一時此一時也蓋疑辭也謂彼亦一時此亦一時何彼時王者之數興其尤闊者不過五百年而名世間出者亦有之矣而乃今七百有餘歲王政不行焉言不應若是之久曠也此孟子所以疑所以憂而未能釋也若夫在孟子之進退去就則何疑何憂之有哉天未欲平治天下故我之道未可行使天而欲平治天下則舍我孰為之者則何不豫之有由前所言在君子不得不疑不得不憂由後所言在君子夫何憂夫何疑故王通謂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

何疑又曰天下皆憂吾不得不憂天下皆疑吾不得不疑蓋近此意而心迹之論則非也雖然孔子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與孟子如天未欲平治天下之語反覆玩味之則亦可見聖賢之分矣○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議之不亦誤乎○南軒曰孟子雖庶幾宣王之可與有為吾道之可以行而其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茲聖賢之所以為志也又曰一見而有去志則察王之神必有

不能受者然其庶幾足用爲善則又以其質朴有可取也

孟子集編卷四